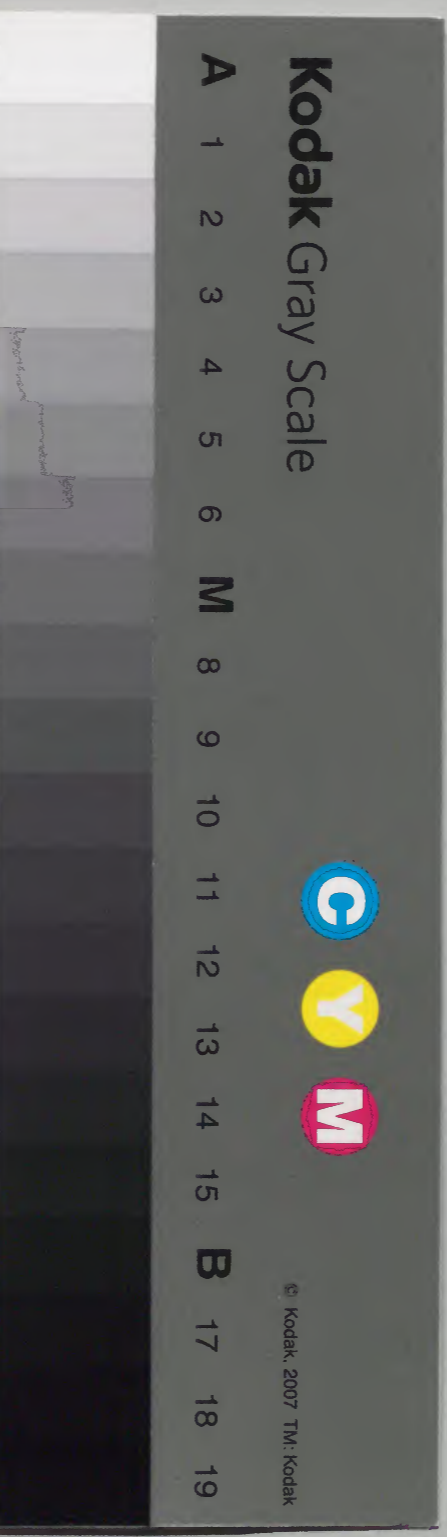


女子全書

漢書門
五二五
四〇五
冊架函號

五二五
四〇五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5255
冊數	40 (1)	
函號	298	265



御製朱子全書序
唐虞夏商周聖賢迭
作未嘗不以文字為
重文字之重莫過五
經四書每覽古今凡

淺草文庫

傳於世者代不乏人
秦漢以下文章議論
無非因時制宜諷諫
陳事繩愆糾謬絕長
補短之計耳若觀文

辭之雄摛藻之麗古
人已有意論予何敢
言但不偏於刑名則
偏於好尚不偏於楊
墨則偏於釋道不偏

於詞章則偏於怪誕
皆不近乎王道之純
予少時頗好讀書只
以廣博華麗為事到
勇武備為用自康熙

三十五年天山告警
朕親擐甲冑統數萬
子弟深入不毛沙磧
之水瀚海指揮如意
破敵無存未十旬而

凱旋可謂勝矣後有
所悟而自問兵可窮
乎武可黷乎秦皇漢
武英君也因必欲勝
而無令聞或至不保

者豈非好大喜功與
亂同道之故耶所以
宵旰孜孜思遠者豈
不柔近者豈不懷非
先王之法不可用非

先王之道不可為反
之身心求之經史手
不釋卷數十年來方
得宋儒之實據雖漢
之董子唐之韓子亦

得天人之理未及孔
孟之淵源至邵子而
玩弄河洛之理性命
之微衍先天後天之
數定先甲後甲之考

雖書不盡傳理亦顯
然矣周子開無極而
太極通書之類其所
授受有自來矣如星
辰繫乎天而各有其

位不能淪也光風霽
月之量又不知其何
似二程之充養有道
經天緯地之德聚百
順以事君親前儒已

誦之矣至於朱夫子
集大成而緒千百年
絕傳之學開愚蒙而
立億萬世一定之規
窮理以致其知反躬
以踐其實釋大學則
有次第由致知而平
天下自明德而止於
至善無不開發後人
而教來者也五章補

之於斷簡殘篇之中
而一旦豁然貫通之
為止雖聖人復起必
不能逾此問中庸名
篇之義則不偏不倚

無過不及之名未發
已發之中本之於時
中之中皆先賢所不
能及也論語子盍則逐
篇討論皆內聖外王

之心傳於此道人心
之所關匪細以五經
則因經取義理正言
順和平寬弘非後世
借此而輕議者同日

而語也至於忠君愛
國之誠動靜語默之
敬文章言談之中全
是天地之正氣宇宙
之大道朕讀其書察

其理非此不能知天
人相與之奧非此不
能治萬邦於衽席非
此不能仁心仁政施
於天下非此不能外
內為一家讀書五十
載只認得朱子一生
所作何事故不揣粗
鄙無文而集各書中
凡關朱子之一句一

字命大學士熊賜履
李光地素日留心於
理學者彙而成書名
之朱子全書以備乙
夜勤學庶幾寡過雖
未能亦自勉君親之
責者朕又所思者朱
子之道五百年未有
辯論是非凡有血氣
莫不遵崇朕一生所

學者為治天下非書
生聖觀立論之易今
集朱子之書恐後世
以借朱子之書自為
名者所以朕敬述而
不作未敢自有議論
徃徃見元明至於我
朝註作講解揔不出
朱子而各出已見每
有駁雜反為有玷宋

儒之本意况天下至
大兆民至衆輿圖甚
遠開地太廣諸國外
蕃風俗不同好尚各
異防此失彼之患不
可不思若以智謀而
得人心如挾泰山而
超北海也以中正仁
義老成寬信似乎近
之凡讀是書者諒吾

志不在虛詞而在至
理不在責人而在責
已求之天道而盡人
事存吾之順未吾之
寧未知何如也

康熙五十二年歲在
癸巳夏六月敬書



朱子全書表



光緒二十六年六月
光緒二十六年六月
光緒二十六年六月

光祿大夫文淵閣大學士兼吏部尚書_臣李光

地等茲者伏蒙

皇帝陛下命_臣等編校

御纂朱子全書總六十六卷刊刻已竣謹裝潢成帙

進

呈_臣光地等誠惶誠恐稽首頓首

上言伏以

道光載籍統承四子之傳德備文明象應五星
之聚非為一時而出樂有

朱子全書表

後聖之知果不虛行殆同親炙蓋

繼天出治職兼總乎君師而

稽古右文功乃隆夫作述五百歲之遙源斯在二

千年之丕緒聿新臣光地等竊惟危微心法肇

自伊耆終始大成集維元聖中間言天言性者

則有禹臯成湯言德言學者乃由阿衡傳說丹

書垂乎敬義周禮著夫中和逮洙泗而發揮無

餘歷漢唐而明昧相半直至濂溪默契道體親

授二程爰得考亭剖析精言兼綜諸子斯文

以不墜後學由此弗迷然其道堙鬱於江沱惟

其書流行於海內前代雖頒行學校知德者稀

全編則剝蝕經坊研精實寡從未有紹其道傳

其心典極累朝尊異之隆文經

乙夜校讐之久如

今日者欽惟

皇帝陛下

心畫羲爻

身符夏度

功巍文煥猶兢兢業業以勅幾
仁熟義精方矻矻孜孜而論道

謂朱子爲諸儒之醇粹不難以

聖而下學於賢故其書爲六籍之津梁將俾沿河而
東至於海崇其禮秩方自庶以升堂蒼其遺編
乃

命官而授簡發凡起例無非稟

聖心之裁成提要刊繁逐一經

御筆之刪定雖至微文碎義周覽甚詳轉注諧聲摩

求必當沍寒蒸暑未嘗輟誦於

萬幾之餘夜漏晨壺不聞停披於寸晷之暫是用規

模畫一條理分明自小學大學以開端漸及四

書六藝合道德性命而一貫極於聖統王功文

約而彌該義備而不復權衡取舍必得其肯綮

之精次第後先一準於施爲之序歷選六百年

來編朱子書者其得詳略輕重之中誠未有如

我

皇上者也非夫心心相繼不隔絲豪聖聖相承如合

符節孰能與此哉加以

親製序文冠諸書首大義微言之秘啓發靡遺脩身
覺世之方會歸一致於是

頒諸宇內使儒林有入聖之階梯布在學官凡來者

得窮經之指要教思若風行而雨化猷志自谷

應而鐘鳴臣光地等章句習深經籍道邈生逢

堯舜尚慚比戶之民少學魯鄒誰是及門之士纂言

不如韓愈惟荷

訓誨以成編校書遠遜更生幸藉

指撝而識字身遊

道化之盛奮而忘愚名掛典冊之端榮以爲愧臣

光地等無任瞻

天仰

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

表隨

進以

聞

康熙五十三年八月初一日光祿大夫文淵閣

大學士兼吏部尚書臣李光地等謹上表

御纂朱子全書承脩校對監造諸臣職名

承脩

原任東閣大學士兼吏部尚書臣熊賜履

文淵閣大學士兼吏部尚書臣李光地

原任都察院左都御史兼管翰林院掌院學士事臣吳涵

御前校對

二等侍衛臣法通

翰林院編脩臣何國宗

翰林院編脩臣魏廷珍

翰林院庶吉士臣吳孝登

舉人臣王蘭生

舉人臣梅穀成

武英殿校對

翰林院編脩臣徐用錫

翰林院編脩臣張起麟

舉人候補內閣中書舍人臣成文

監造

武英殿總監造兼管翻書房臣和素

武英殿總監造兼佐領臣張常住

武英殿總監造臣李國屏

淵鑒齋

御纂朱子全書凡例

一近代名儒。惟朱子之學最醇。其所著作亦最備。今四書集注。及易本義詩傳。既以頒行學校。著為令甲。此外如太極圖通書解。西銘解。四書或問。易學啟蒙。小學家禮。儀禮經傳通解諸書。皆所以發明性道。補益經術。然亦自為成書。流傳於世舊矣。惟語類一編。係門弟子記錄。中間不無譌誤。冗複雜而未理。文集一部。則是其平生

議論問答。應酬雜著。以至奏牘公移。皆具焉。精粗雜載。細大兼收。令覽者苦其煩多。迷於指趣。學人病焉。今合此二書。撮取精要。芟削繁文。以類相次。裒爲全書。以便學者。蓋文雖不悉錄。而微言大義。庶幾具是矣。故曰全書也。

一語類及性理大全諸書篇目。往往以太極陰陽理氣鬼神諸類爲弁首。頗失下學上達之序。子貢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子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此聖學之

序也。觀朱子四書集注。先大學。次論孟。然後終以中庸。則其用意可見。朕覽其論小學蒙養之方。大學進脩之法。精切詳明。有裨學者。以爲必先知此。然後可以讀四書羣經。而與聞乎神妙精微之奧矣。故今篇目。首以論學。次四書。次六經。而性命道德天地陰陽鬼神之說繼焉。

一語類及性理大全篇目。其部分次第。亦多未當者。如有天度日月星辰。然後有曆法。不應以曆法在天度日月星辰之先。陰陽五行四時卽氣

也。不應不次於理氣之後。雷電風雨之屬。非天文也。不應附於天文。主敬主靜。卽存養也。不應別於存養。道統列周程張朱。似已。而程門末派。其人頗雜而不分。治道諸目。不以九官六典爲之次第前後。其事頗亂而無序。若此之類。皆關係義理。不可不正。又如朱子語類。大抵皆訓門人者也。另立訓門人一門。檢其議論。多與論學諸篇重複。皆編輯者之疵也。今亦重於變舊。但稍加釐正。次其先後。有區分太多。而本末輕重反不明者。則列總目於上。而以細目書其行下。以統之。訓門人篇。但存其提撕警省最親切者。且略見當日問學姓字而已。繁複之處。皆從刪削。

一朱子平生繼往開來。盡在闡發經書義蘊。及紹明周程張邵之學。窮研表章。使後人知其統緒之真。而識其津塗之正。此其功之大者。至於志狀碑誄。則或出於應求徇請之篇。奏牘文移。亦或因於一時一節之事。雖忠厚正直之風。無在

不可想見。而比之譚經論學。精猶則不侔矣。故今所存錄。詳於此而略於彼。

朱子論歷代人物處。異代甚略。而宋家太詳。其閒多有節取雜紀。不足爲輕重者。兼收竝載。有妨書體。今據其當代知名者。裁擇使前後相稱。一前代刻板訛誤。絕少善本。今彙合諸本校對。從其義之長者。亦有諸本齊誤。無從考正。而尋其文意。可確知爲某字之訛。如琴律一篇。纔數頁耳。而錯誤近百字。然依律呂之法。皆可以推算而得之。如此之類。皆改正其可知者。而闕其疑。

淵鑒齋

御纂朱子全書目錄

卷一

學一

小學 總論爲學之方

卷二

學二

存養 持敬 靜

卷三

御纂朱子全書目錄

學三

省察 知行 致知

卷四

學四

力行 克己改過 雜論立心處事
理欲義利君子小人之辨 論出處

卷五

學五

教人 人倫師友

卷六

學六

讀書法 讀諸經法 論解經 讀史
史學

卷七

大學一

總論 聖經

卷八

大學二

傳十章

卷九

大學三

論或問

卷十

論語一

總論 學而第一

卷十一

論語二

為政第二

卷十二

論語三

八佾第三 里仁第四

卷十三

論語四

公冶長第五

卷十四

論語五

雍也第六

卷十五

論語六

述而第七

泰伯第八

卷十六

論語七

子罕第九

鄉黨第十

卷十七

論語八

先進第十一

顏淵第十二

卷十八

論語九

子路第十三

憲問第十四

衛靈公第十五

卷十九

論語十

季氏第十六

陽貨第十七

微子第十八

子張第十九

堯曰第二十

卷二十

孟子一

總論

梁惠王

公孫丑

滕文公

卷二十一

孟子二

離婁

卷二十二

孟子三

萬章 告子

卷二十三

孟子四

盡心

卷二十四

中庸一

總論 第一章

卷二十五

中庸二

第二章 至末章

卷二十六

易一

綱領上

卷二十七

易二

綱領下

卷二十八

易三

乾至履

卷二十九

易四

泰至離

卷三十

易五

咸至未濟

卷三十一

易六

繫辭上

卷三十二

易七

繫辭下 說卦 序卦 雜卦

卷三十三

書一

綱領 虞書 夏書

卷三十四

書一

商書 周書

卷三十五

詩

綱領 三百篇

卷三十六

春秋

綱領 經傳附

卷三十七

禮一

儀禮 周禮 小戴禮 大戴禮

卷三十八

禮二

論考禮綱領 冠昏喪

卷三十九

禮三

祭

卷四十

禮四

雜儀

卷四十一

樂

卷四十二

性理一

性命 性 人物之性

卷四十三

性理二

氣質之性 命才附

卷四十四

性理三

心

卷四十五

性理四

心性情 定性 情意 志氣志意 思慮

卷四十六

性理五

道理 德

卷四十七

性理六

仁

卷四十八

性理七

仁義 仁義禮智 仁義禮智信 誠

忠信 忠恕 恭敬

卷四十九

理氣一

總論 太極 天地 陰陽 五行 時令

卷五十

理氣二

天文

天度

曆法附

地理

潮汐附

雷電

風雨雪雹霜露

卷五十一

鬼神

總論

論在人鬼神

論祭祀祖考神祇

雜論祭祀鬼神

卷五十二

道統一

聖賢諸儒總論

孔子

顏曾思孟

孔門弟子 周子

卷五十三

道統二

程子

張子

邵子

卷五十四

道統三

程子門人

楊氏門人

羅氏門人

胡氏門人

卷五十五

道統四

自論爲學工夫
論自著書

卷五十六

道統五

自著書序跋

卷五十七

道統六

訓門人

卷五十八

諸子一

老子
列子
莊子
墨子
管子

孔叢子
子華子附
申韓
荀子
董子

揚子
文中子
韓子
歐陽子

卷五十九

諸子二

蘇氏
王氏
呂伯恭
陳君舉
陳同父

卷六十一

諸子三

陸氏

釋氏滂

卷六十二

歷代一

唐虞三代 春秋 戰國 秦 西漢

東漢 三國 晉 唐 五代

卷六十三

歷代二

宋

卷六十四

治道一

總論 王伯 封建 論官 用人

卷六十五

治道二

財賦 賑恤 學校貢舉 論兵 論刑

諫諍 禎異

卷六十六

論文 論詩 字學 科舉之學 論醫學附

卷六十六

賦詞 琴操 古詩 律詩 絕句
詩餘 贊 箴 銘

淵鑒齋

御纂朱子全書卷一

學一

小學

古者初年入小學。只是教之以事。如禮樂射御書數。及孝弟忠信之事。自十六七入大學。然後教之以理。如致知格物。及所以為忠信孝弟者。古人小學。養得小兒子誠敬善端發見了。然而大學等事。小兒子不會推將去。所以又入大學教之。

古人自入小學時。已自知許多事了。至入大學時。只
要做此工夫。今人全未曾知此。古人只去心上理
會。至去治天下。皆自心中流出。今人只去事上理
會。

古人便都從小學中學了。所以大來都不費力。如禮
樂射御書數。大綱都學了。及至長大。也更不大段
學。便只理會窮理致知工夫。而今自小失了。要補
填實是難。但須莊敬誠實。立其基本。逐事逐物。理
會道理。待此通透。意誠心正了。就切身處理會。旋
旋去理會禮樂射御書數。今則無所用乎御。如禮
樂射書數。也是合當理會底。皆是切用。但不先就
切身處理會得道理。便教考究得些禮文制度。又
干自家身已甚事。

古者小學。已自暗養成了。到長來。已自有聖賢坯模。
只就上面加光飾。如今全失了小學工夫。只得教
人且把敬為主。收斂身心。却方可下工夫。又曰。古
人小學。教之以事。便自養得他心不知不覺自好
了。到得漸長。漸更歷通達事物。將無所不能。今人

既無本領。只去理會許多閒汨董。百方措置思索。反以害心。

器遠前夜說敬當不得小學。某看來小學却未當得敬。敬已是包得小學。敬是徹上徹下工夫。雖做得聖人田地。也只放下這敬不得。如堯舜也終始是一箇敬。如說欽明文思。頌堯之德四箇字。獨將這箇敬做擗初頭。如說恭己正南面而已。如說篤恭而天下平。皆是。

問大學與小學不是截然爲二。小學是學其事。大學是窮其理以盡其事否。曰。只是一箇事。小學是學事親。學事長。且直理會那事。大學是就上面委曲詳究那理。其所以事親是如何。所以事長是如何。古人於小學存養已熟。根基已深厚。到大學只就上面點化出些精彩。古人自能食能言。便已教了。一歲有一歲工夫。到二十時。聖人資質已自有十分。寓作三分。大學只出治光彩。今都蹉過。不能轉去做。只據而今當地頭。立定脚做去。補填前日欠闕。栽種後來合做底。寓作根株。如二十歲覺悟。便從二十歲

立定脚力做去。三十歲覺悟。便從三十歲立定脚力做去。縱待八九十歲覺悟。也當據見定。劄住硬寨做去。

陸子壽言古者教小子弟。自能食能言。卽有教。以至灑掃應對之類。皆有所習。故長大則易語。今人自小卽教做對。稍大卽教作虛誕之文。皆壞其性質。某嘗思欲做一小學規。使人自小教之。便有法。如此亦須有益。先生曰。只做禪苑清規樣做。亦自好。天命非所以教小兒。教小兒。只說箇義理大槩。只眼

前事。或以灑掃應對之類。作段子。亦可。每嘗疑曲禮衣母撥足。母蹶。將上堂。聲必揚。將入戶。視必下等。叶韻處。皆是古人初教小兒語。列女傳。孟母又添兩句曰。將入門。問孰存。

先生初令義剛訓二三小子。見教曰。授書莫限長短。但文理斷處便住。若文勢未斷者。雖多授數行亦不妨。蓋見時讀書。終身改口不得。常見人教兒讀書。限長短。後來長大後。都念不轉。如訓詁則當依古註。問向來承教。謂小兒子讀書。未須把近代解

說底音訓教之。却不知解與他時如何。若依古註。恐他不甚曉。曰。解時。却須正說始得。若大段小底。又却只是粗義。自與古註不相背了。御法。而今尚可尋。但是今人尋得。亦無用處。故不肯。侯景反時。士大夫無人會騎。此時御法尚存。今射亦有法。一學時。便要合其法度。若只是胡亂射。將來又學其法不得。某舊學琴。且亂彈。謂待會了。却依法。原來不然。其後遂學不得。知學問安可不謹厥始。

弟子職一篇。若不在管子中。亦亡矣。此或是他存得。古人底。亦未可知。或是自作。亦未可知。竊疑是他作內政時。士之子。常爲士。因作此以教之。想他平日這樣處。都理會來。

弟子職所受是極。云受業去後。須窮究道理到盡處也。毋驕恃力。如恃氣力。欲胡亂打人之類。蓋自小便教之以德。教之以尚德不尚力之事。問小學載樂一段。不知今人能用得否。曰。姑使知之。古人自小皆以樂教之。乃是人執手提誨。到得大

來涵養已成。稍能自立便可。今人既無此。非志大有所立。因何得成立。因論小學曰。古者教必以樂。後世不復然。問此是作樂使之聽。或其自作。曰。自作若自理會不得。自作何益。古者國君備樂。士無故不去琴瑟。日用之物。無時不列於前。

成已方能成物。成物在成已之中。須是如此推出。方能合義理。聖賢千言萬語。教人且從近處做去。如灑掃大廳大廊。亦只是如灑掃小屋模樣。掃得小處淨潔。大處亦然。若有大處開拓不去。卽是於小處便不曾盡心。學者貪高慕遠。不肯從近處做去。如何理會得大頭項底。而今也有不曾從裏做得底。外面也做得好。此只是才高。以智力勝將去。中庸說細處。只是謹獨。言謹行。大處是武王周公。達孝經綸。天下無不載。小者便是大者之驗。須是要謹行。謹言。從細處做起。方能充得如此大。又曰。如今爲學甚難。緣小學無人習得。如今却是從頭起。古人於小學小事中。便皆存箇大學大事底道。

聖在大學。只是推將開闢去。向來小時做底道理存其中。正似一箇坯素相似。

先生下學見說小學。曰前賢之言。須是真箇躬行佩服。方始有功。不可只如此說過。不濟事。

問女子亦當有教。自孝經之外。如論語。只取其面前明白者教之。何如。曰亦可。如曹大家女戒。溫公家範亦好。以上語類十八條

三哥年長。宜自知力學。以副親庭責望之意。不可白比兒曹。虛度時日。逐日早起。依本點禮記左

二百字。參以釋文。正其音讀。儼然端坐。各誦百遍。

訖。誦孟子三二十遍。熟復玩味。訖看史數板。不過五六

反復數遍。文詞通暢。議論精密。處誦數過爲佳。大抵所讀經史。切要

反復精詳。方能漸見旨趣。誦之宜舒緩。不迫。命字

字分明。更須端莊正坐。如對聖賢。則心定而義理

易究。不可貪多務廣。涉獵鹵莽。纔看過了。便謂已

通。小有疑處。卽更思索。思索不通。卽置小冊子。逐

日抄記。以時省閱。俟歸日。逐一理會。切不可含糊

護短。恥於資問。而終身受此黷暗。以自欺也。又置

簿記逐日所誦說起止。以俟歸日稽考。起居坐立。務要端莊。不可傾倚。恐至昏怠。出入步趨。務要凝重。不可票輕。以害德性。以謙遜自牧。以和敬待人。凡事切須謹飭。無故不須出入。少說閒話。恐廢光陰。勿觀雜書。恐分精力。早晚頻自點檢。所習之業。每旬休日。將一旬內書。溫習數過。勿令心少有放佚。則自然漸近道理。講習易明矣。與魏應仲

古人只從幼子常視無誑以上。灑掃應對進退之間。便是做涵養底工夫了。此豈待先識端倪。而後加

涵養哉。但從此涵養中。漸漸體出這端倪來。則一便爲已物。又只如平常地涵養將去。自然純熟。

答林擇之

謂博學詳說。非初學事。則大不然。古人之學。固以致知格物爲先。然其始也。必養之於小學。則亦灑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習而已。是皆酬酢講量之事也。豈以此而害夫持養之功哉。必曰有害。則是判然以動靜爲兩物。而居敬窮理。無相發之功矣。大抵聖賢開示後學。進學門庭。先後次

序。極為明備。今皆舍之。而自立一說。以為至當。殊非淺陋之所聞也。答呂子約

問小學賓客之禮。見於朋友之章。莫以一時之交。亦有切偲之意。相觀而善之理否。曰。不須如此理會。賓主自是朋友之類。如鄉鄰還往。及師弟子之屬。於五達道。亦朋友之類也。不入此門。則無管攝處矣。答易簡。以上文集四條

總論為學之方

凡人須以聖賢為己任。世人多以聖賢為高。而自視為卑。故不肯進。抑不知使聖賢本自高。而已別是一樣人。則早夜孜孜。別是分外事。不為亦可。為之亦可。然聖賢稟性與常人一同。既與常人一同。又安得不以聖賢為己任。自開闢以來。生多少人。求其盡己者。千萬人中無一二。只是滾同枉過一世。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今世學者。往往有物而不能有其則。中庸曰。尊德性而道問學。極高明而道中庸。此數句。乃是徹首徹尾。人性本善。只為嗜欲所迷。利害所逐。一齊昏了。聖賢能盡其性。故耳。

外子全書卷一
九
極天下之聰。目極天下之明。爲子極孝。爲臣極忠。某問明性須以敬爲先。曰。固是。但敬亦不可混淪。說須是每事上檢點。論其大要。只是不放過耳。大抵爲己之學。於他人無一豪干預。聖賢千言萬語。只是使人反其固有而復其性耳。

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豪傑質美。生下來便見這道理。何用費力。今人至於沈迷而不返。聖人爲之屢言。方始肯來。已是下愚了。况又不知求之。則終於爲禽獸而已。蓋

人爲萬物之靈。自是與物異。若迷其靈而昏之。則與禽獸何別。

人白晧不得。要將聖賢道理扶持。

聖賢只是做得人。當爲底事盡。今做到聖賢。止是恰好。又不是過外。

而今緊要。且看聖人是如何。常人是如何。自家因甚。便不似聖人。因甚。便只是常人。就此理會得透。自可超凡入聖。

學問無賢愚。無小大。無貴賤。自是人合理會底事。且

如聖賢不生。無許多書冊。無許多發明。不成不去理會也。只當理會。今有聖賢言語。有許多文字。却不去做。師友只是發明得。人若不自向前。師友如何著得力。

英雄之主。所以有天下。只是立得志定。見得大利害。如今學者。只是立得志定。講究得義理分明。

自家既有此身。必有主宰。理會得主宰。然後隨自家力量。窮理格物。而合做底事。不可放過些子。因引程子言。如行兵。當先做活計。

必須端的自省。特達自肯。然後可以用力。莫如下學而上達也。

世俗之學。所以與聖賢不同者。亦不難見。聖賢直是真箇去做。說正心。直要心正。說誠意。直要意誠。脩身齊家。皆非空言。今之學者。說正心。但將正心吟咏一餉。說誠意。又將誠意吟咏一餉。說脩身。又將聖賢許多說脩身處。諷誦而已。或掇拾言語。綴緝時文。如此為學。却於自家身上。有何交涉。這裏須要著意理會。今之朋友。固有樂聞聖賢之學。而終

不能去世俗之陋者。無他。只是志不立爾。學者大要立志。纔學。便要做聖人。是也。

學者大要立志。所謂志者。不道將這些意氣去。蓋他人。只是直截要學堯舜。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此是真實道理。世子自楚。復見孟子。孟子曰。世子疑吾言乎。夫道一而已矣。這些道理。更無走作。只是一箇性善。可至堯舜。別沒去處了。下文引成。覲顏子。公明儀所言。便見得人人皆可爲也。學者立志。須教勇猛。自當有進志。不足以有爲。此學者之大病。

爲學之道。大立志向。而細密著工夫。如立志以古聖賢遠大自期。便是責難。然聖賢爲法於天下。我猶未免爲鄉人。其何以到。須是擇其善者而從之。其非者而去之。如日用閒。凡一事。須有箇是。有箇非。去其非。便爲是。克去己私。便復禮。如此。雖未便到聖賢地位。已是入聖賢路了。

問人氣力怯弱。於學有妨否。曰。爲學在立志。不干氣稟強弱事。又曰。爲學何用憂惱。但須令平身寬快。

去。寓舉聖門弟子唯稱顏子好學。其次方說及曾子。以此知事大難。曰。固是如此。某看來亦有甚難。有甚易。只是堅立著志。願義理做去。他無蹉歆也。今之學者。全不曾發憤。

立志要如飢渴之於飲食。才有悠悠。便是志不立。爲學須是痛切懇惻做工夫。使飢忘食。渴忘飲。始得。學者做工夫。當忘寢食。做一上。使得些入處。自後方滋味接續。浮浮沈沈。半上落下。不濟得事。

聖賢千言萬語。無非只說此事。須是策勵此心。勇猛奮發。拔出心肝與他去做。如兩邊插起戰鼓。莫問前頭如何。只認捲將去。如此方做得工夫。若半上落下。半沈半浮。濟得甚事。

且如項羽救趙。旣渡。沈船破釜。持三日糧。示士必死。無還心。故能破秦。若瞻前顧後。便做不成。

如居燒屋之下。如坐漏船之中。

不帶性氣底人。爲僧不成。爲道不了。

陽氣發處。金石亦透。精神一到。何事不成。須磨礪精神去理會。天下事。非燕安暇豫之可得。

今之學者。本是困知勉行底資質。却要學他生知安行底工夫。便是生知安行底資質。亦用下困知勉行工夫。况是困知勉行底資質。

學者識得箇脈路正。便須剛決向前。若半青半黃。非惟無益。因舉酒云。未嘗見有衰底聖賢。

學者爲學。譬如煉丹。須是將百十斤炭火。煨一餉。方好用微微火。養教成就。今人未曾將百十斤炭火去煨。便要將微微火。養將去。如何得會成。

今語學問。正如煮物相似。須熱猛火先煮。方用微火慢煮。若一向只用微火。何由得熟。欲復自家元來之性。乃恁地悠悠。幾時會做得。大要須先立頭緒。頭緒既立。然後有所持守。書曰。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今日學者。皆是養病。

進取得失之念放輕。却將聖賢格言處。研窮考究。若悠悠地。似做不做。如捕風捉影。有甚長進。今日是這箇人。明日也是這箇人。

某見今之學者。皆似箇無所作爲無圖底人相似。人之爲學。當如救火追亡。猶恐不及。如自家有箇光

明寶藏。被人奪去。尋求趕捉。必要取得始得。今學者只是悠悠地無所用心。所以兩年三年五年七年相別。及再相見。只是如此。

諸友只有箇學之意。都散漫不恁地勇猛。恐度了日子。須著火急痛切意。嚴了期限。趲了工夫。辦幾箇月日氣力。去攻破一過。便就裏面旋旋涵養。如攻寨。須出萬死一生之計。攻破了關限始得。而今都打寨未破。只循寨外走。道理都咬不斷。何時得透。人氣須是剛。方做得事。如天地之氣剛。故不論甚物。

事皆透過。人氣之剛。其本相亦如此。若只遇著一重薄物。事便退轉去。如何做得事。

如大片石。須是和根拔。今只於石面上薄削。濟甚事。作意向學。不十日五日又懶。孟子曰。一日暴之。十日寒之。

爲學極要求把篙處著力。到工夫要斷絕處。又更增工夫著力。不放令倒。方是向進處。爲學正如撐上水船。方平穩處。儘行不妨。及到灘脊急流之中。舟人來這上。一篙不可放緩。直須著力撐上。不得一

步不緊。放退一步。則此船不得土矣。若不見得入頭處。緊也不可。慢也不得。若識得些路頭。須是莫斷了。若斷了。便不成。待得再新整頓起來。費多少力。如雞抱卵。看來抱得有甚煖氣。只被他常常恁地抱得成。若把湯去盪。便死了。若抱才住。便冷了。然而實是見得入頭處。也自不解住了。自要做去。他自得些滋味了。如喫菓子相似。未識滋味時。喫也得。不消喫也得。到識滋味了。要住自住不得。

人多言爲事所奪。有妨講學。此謂不能使船嫌溪曲者也。遇富貴。就富貴上做工夫。遇貧賤。就貧賤上做工夫。兵法一言甚佳。因其勢而利導之也。人謂齊人弱。田忌乃因其弱以取勝。今日三萬竈。明日二萬竈。後日一萬竈。又如韓信特地送許多人。安於死地。乃始得勝。學者若有絲豪氣在。必須進力。除非無了此氣。只口不會說話。方可休也。因舉浮屠語曰。假使鐵輪頂上旋。定慧圓明終不失。學者做工夫。莫說道是要待一箇頓段大項目工夫。

後方做得。卽今逐些零碎積累將去。才等待大項。日後方做。卽今便蹉過了。學者只今便要去做。斷以不疑。鬼神避之。需者。事之賊也。

今人做工夫。不肯便下手。皆是要等待。如今日早閒有事。午閒無事。則午閒便可下手。午閒有事。晚閒便可下手。却須要待明日。今月若尚有數日。必直待後月。今年尚有數月。不做工夫。必曰今年歲月無幾。直須來年。如此何緣長進。

易曰。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語曰。執德不弘。信道不篤。焉能爲有。焉能爲亡。學問之後。斷以寬居。信道篤而又欲執德弘者。人之爲心。不可促迫也。人心須令著得一善。又著一善。善之來無窮。而吾心受之有餘地。方好。若只著得一善。第二般來。又未便容得。如此無緣心廣而道積也。學者須養教氣。字開闊弘毅。

常使截斷嚴整之時多。膠膠擾擾之時少。方好。虛心順理。學者當守此四字。

如其窄狹。則當涵泳廣大氣象。頹惰。則當涵泳振作。

氣象。

開闊中又著細密。寬緩中又著謹嚴。

因論爲學。曰。愈細密。愈廣大。愈謹確。愈高明。

問根本須是先培壅。然後可立趨向。曰。此段只如弟子入孝出弟。行謹言信。愛衆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之意耳。先只是從實上培壅。一箇根脚。却學文做工夫去。

仲思問敬義夾持。直上達天德自此。曰。最是他下得夾持兩字好。敬主乎中。義防於外。二者相夾持。要放下霎時也不得。只得直上去。故便達天德。

敬義夾持。直上達天德自此。表裏夾持。更無東西走作去處。上面只更有箇天德。忠信所以進德。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者。乾道也。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者。坤道也。只是健順。又曰。非禮勿視聽言動者。乾道。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者。坤道。又曰。公但看進德立誠。是甚模樣強健。

因說敬恕。先生舉明道語云。敬義夾持。直上達天德自此。而今有一樣人。裏面謹嚴。外面却蕞苴。有人

外面恁地寬恕。裏面却都是私意了。內外夾持。如有人在裏面把住。一人在門外把持。不由他不上去。

程子言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又言涵養當用敬。進學則在致知。若不能以敬養在這裏。如何會去致得知。若不能致知。又如何成得這敬。

問所謂源頭工夫。莫只是存養脩治底工夫否。曰。存養與窮理工夫。皆要到。然存養中。便有窮理工夫。窮理中。便有存養工夫。窮理便是窮那存得底。存養便是養那窮得底。

今學者別無事。只要以心觀衆理。理是心中所有。常存此心以觀衆理。只是此兩事耳。

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無事時。且存養在這裏。提撕警覺。不要放肆。則講習應接時。便當思量義理。

問敬先於知。然知至則敬愈分明。曰。此正如配義與道。

爲學正如推車子相似。才用力推得動了。便自轉將

去更不費力。故論語首章只說箇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便言其效驗者。蓋學至說處。則自不容已矣。如論語首章言學。只到不亦說乎處住。下面便不說學了。蓋到說時。此心便活。因言韓退之蘇明允作文。只是學古人聲響。盡一生死力爲之。必成而後止。今之學者爲學。曾有似他下工夫到豁然貫通處否。

聖賢所說工夫都只一般。只是一箇擇善固執。論語則說學而時習之。孟子則說明善誠身。只是隨他地頭所說不同。下得字來。各自精細。其實工夫只是一般。須是盡知其所以不同。方知其所謂同也。學須先理會那大底。理會得大底了。將來那裏面小底。自然通透。今人却是理會那大底不得。只去搜尋裏面小小節目。

學問須是大進一番。方始有益。若能於一處大處。攻得破。見那許多零碎。只是這一箇道理。方是快活。然零碎底。非是不當理會。但大處攻不破。縱零碎

先子全集卷一
理會得些少。終不快活。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只緣他大處看得分曉。今且道他那大底是甚物事。天下只有一箇道理。學只要理會得這一箇道理。這裏纔通。則凡天理人欲義利公私善惡之辨。莫不皆通。

或問氣質之偏。如何救得。曰。才說偏了。又著一箇物事去救他偏。越見不平正了。越討頭不見。要緊只是看教大底道理分明。偏處自見得。如暗室求物。把火來便照見。若只管去摸索。費盡心力。只是摸索不見。若見得大底道理分明。有病痛處。也自會變移。不自知。不消得費力。

學者若有本領。相次千枝萬葉。都來湊著這裏看也。須易曉。讀也須易記。

刮落枝葉。栽培根本。

大根本流為小根本。

舉前說。因先說欽夫學。大本如此。則發處不能不受病。

有一分心向裏。得一分力。有兩分心向裏。得兩分力。因言前輩也。多是背處做幾年方成。

學者只是不為已。故日閒此心。安頓在義理上時少。

安頓在閒事上時多。於義理却生。於閒事却熟。今學者要緊且要分別箇路頭。要緊是爲己爲人之際。爲己者直拔要理會這箇物事。欲自家理會得。不是慢恁地理會。且恁地理會做好看。教人說道自家也曾理會來。這假饒理會得十分是當。也都無關自身已事。要須先理會這箇路頭。若分別得了。方可理會文字。爲學須是切實爲己。則安靜篤實。承載得許多道理。若輕揚淺露。如何探討得道理。縱使探討得說得去。也承載不住。

入道之門。是將自家身已入那道理中去。漸漸相親。久之與己爲一。而今人道理在這裏。自家身在外。面全不會相干涉。或問爲學。曰。今人將作箇大底事說。不切己了。全無益。一向去前人說中。乘虛接渺。妄取許多枝蔓。只見遠了。只見無益於己。聖賢千言萬語。儘自多了。前輩說得分曉了。如何不切己去理會。如今看文字。且要以前賢程先生等所解爲主。看他所說如

何。聖賢言語如何。將已來聽命於他。切已思量體察。就日用常行中。著衣喫飯事。親從兒。盡是問學。若是不切已。只是說話。今人只憑一己私意。瞥見些子說話。便立箇主張。硬要去說。便要聖賢從我。言語路頭去。如何會有益。此其病。只是要說高說妙。將來做箇好看底物事。做弄。如人喫飯。方知滋味。如不會喫。只要攤出在外面與人看。濟人濟己。都不得。

或問爲學如何做工夫。曰。不過是切已。便的當。此事自有大綱。亦有節目。常存大綱在我。至於節目之間。無非此理。體認省察。一豪不可放過。理明學至。件件是自家物事。然亦須各有倫序。問如何是倫序。曰。不是安排此一件爲先。此一件爲後。此一件爲大。此一件爲小。隨人所爲。先其易者。闕其難者。將來難者亦自可理會。且如讀書。三禮春秋。有制度之難明。本末之難見。且放下未要理會。亦得。如書詩。直是不可不先理會。又如詩之名數。書之盤誥。恐難理會。且先讀典謨之書。雅頌之詩。何嘗一

言一句不說道理。何嘗深潛諦玩。無有滋味。只是人不曾子細看。若子細看。裏面有多少倫序。須是子細參研方得。此便是格物窮理。如遇事亦然。事中自有一箇平平當當道理。只是人討不出。只隨事滾將去。亦做得。却有掣肘不中節處。亦緣鹵莽了。所以如此。聖賢言語。何曾誤天下後世人。自學不至耳。

佛家一向撒去許多事。只理會自身已。其教雖不是。其意思却是。要自理會。所以他那下常有人自家。這下自無人。今世儒者。能守經者。理會講解而已。看史傳者。計較利害而已。那人直是要理會自身已。從自家身已做去。不理會自身已。說甚別人長短。明道曰。不立已後。雖向好事。猶爲化物。不得以天下萬物撓已。已立後。自能了當得天下萬物。只是從程先生後。不再傳而已。衰。所以某嘗說自家這下無人。佛家有三門。曰教。曰律。曰禪。禪家不立文字。只直截要識心見性。律本法甚嚴。豪髮有罪。如云不許飲水。纔飲水便有罪過。如今小院。號爲律。

院。乃不律之尤者也。教自有三項。曰天台教。曰慈恩教。曰延壽教。延壽教南方無傳。有此文字。無能通者。其學近禪。故禪家以此爲得。天台教專理會講解。慈恩教亦只是講解。吾儒家若見得道理透。就自家身心上理會得本領。便自兼得禪底。講說辨訂。便自兼得教底。動由規矩。便自兼得律底。事是自家合理會。顏淵問爲邦。看他陋巷簞瓢如此。又却問爲邦之事。只是合當理會。看得是合做底事。若理會得入頭意思。一齊都轉。若不理會得入頭。少閒百事皆差錯。若差了路頭底。亦多端。有纔出門。便錯了路底。有行過三兩條路了。方差底。有略差了。便轉底。有一向差了。煞遠。終於不轉底。用之問學者。思先立標準如何。曰。必有事焉。而勿正之。謂而今雖道是要學聖人。亦且從下頭做將去。若日日恁地比較。也不得。雖則是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若只管將來比較。不去做工夫。又何益。師友之功。但能示之於始。而正之於終爾。若中間三十分工夫。自用喫力去做。既有以論之於始。又自

勉之於中。又其後得人商量。是正之。則所益厚矣。不爾。則亦何補於事。人之資質。有偏。則有縫罅。做工夫處。蓋就偏處做將去。若資質平底。則如死水然。終激作不起。謹愿底人。更添些無狀。便是鄉愿。務反求者。以博觀爲外馳。務博觀者。以內省爲狹隘。墮於一偏。此皆學者之大病也。未有耳目狹而心廣者。其說甚好。小立課程。大作工夫。

嚴立功程。寬著意思。久之自當有味。不可求欲速之功。

咬得破時。正好咀味。

問學不言而自得者。乃自得也。曰。道理本自廣大。只是潛心積慮。緩緩養將去。自然透熟。若急追求之。則是起意去趕趁他。

宗杲云。如載一車兵器。逐件取出來弄。弄了一件。又弄一件。便不是殺人手段。我只有寸鐵。便可殺人。須是在已見得只是欠闕。他人見之。却有長進。方可。

如見陳廝殺。播著鼓。只是向前去。有死無二。莫更回頭。始得。

今人只略依稀說過。不曾心曉。

不可只把做面前物事看了。須是向自身上體認。教分明。如道家存想。有所謂龍虎。亦是就身上存想。識得道理原頭。便是地盤。如人要起屋。須是先築教基址堅牢。上面方可架屋。若自無好基址。空自今日買得多少木去起屋。少閒只起在別人地上。自家身已自沒頓放處。

學問是自家合做底。不知學問。則是欠闕了自家底。知學問。則方無所欠闕。今人把學問來做外面添底事看了。

大凡人只合講明道理。而謹守之。以無愧於天之所與者。若乃身外榮辱休戚。當一切聽命而已。

看得道理熟後。只除了這道理。是真實法。外見世間萬事。顛倒迷妄。耽嗜戀著。無一不是戲劇。真不堪著眼也。又答人書云。世閒萬事。須臾變滅。皆不足置胷中。惟有窮理脩身。爲究竟法耳。

學者須是直前做去。莫起計獲之心。如今說底。恰似畫卦影一般。吉凶未應時。一場鶻突。知他是如何。到應後。方始知元來是如此。以上語類九十條

爲學雖有階漸。然合下立志。亦須略見義理大槩。規模於自己方寸間。若有箇惕然愧懼。奮然勇決之志。然後可以加之討論玩索之功。存養省察之力。而期於有得。夫子所謂志學。所謂發憤政爲此也。若但悠悠汎汎。無箇發端下手處。而便謂可以如此。此平做將去。則恐所謂莊敬持養。必有事焉者。亦

之效也。

答陳超宗

且若存若亡。徒勞把捉。而無精明的確親切至到。書不記。熟讀可記。義不精。細思可精。唯有志不立。直是無著力處。只如而今貪利祿而不貪道義。要作貴人而不要作好人。皆是志不立之病。直須反復思量。究見病痛起處。勇猛奮躍。不復做此等人。一躍躍出。見得聖賢所說千言萬語。都無一事不是實語。方始立得此志。就此積累工夫。迤邐向上去。大有事在。滄洲精舍又諭學者

讀書固不可廢。然亦須以主敬立志爲先。方可就此
田地上推尋義理。見諸行事。若平居汎然。略無存
養之功。又無實踐之志。而但欲曉解文義。說得分
明。則雖盡通諸經。不錯一字。亦何所益。况又未必
能通而不誤乎。近覺朋友讀書講論。多不得力。其
病皆出於此。不可不深戒也。答鄭仲禮

道之體用。雖極淵微。而聖賢言之。則甚明白。學者誠
能虛心靜慮。而徐以求之。日用躬行之實。則其規
模之廣大。曲折之詳細。固當有以得之。燕閒靜一

之中。其味雖淡。而實腴。其旨雖淺。而實深矣。然其
所以求之者。不難於求。而難於養。故程夫子之言
曰。學莫先於致知。然未有能致知。而不在敬者。而
邵康節之告章子厚曰。以君之材。於吾之學。頃刻
可盡。但須相從林下一二十年。使塵慮銷散。胷中
豁豁無一事。乃可相授。正爲此也。答吳

日用之間。以莊敬爲主。凡事自立章程。鞭約近裏。勿
令心志流漫。其剛大之本乎。由此益加窮理之功。
以聖賢之言。爲必可信。以古人之事。爲必可行。則

世俗小小利害不能為吾累矣。

答范伯崇

為學工夫不在日用之外。檢身則動靜語默。居家則事親事長窮理。則讀書講義。大抵只要分別一箇是非。而去彼取此耳。無他玄妙之可言也。論其至近至易。則即今便可用力。論其至急至切。則即今便當用力。莫更遲疑。且隨深淺。用一日之力。便有一日之效。到有疑處。方好尋人商量。則其長進通達。不可量矣。若即今全不下手。必待他日遠求師友。然後用力。則目下蹉過。即合做底親切工夫。虛

度了。難得底少壯時節。正使他日得聖賢而師之。亦無積累憑藉之資。可受鉗錘。未必能真有益也。

答陳廉夫

文字雖不可廢。然涵養本原。而察於天理人欲之判。此是日用動靜之間。不可頃刻閒斷底事。若於此處見得分明。自然不到得流入世俗功利權謀裏去矣。某亦近日方實見得。向日支離之病。雖與彼中證候不同。然其忘已逐物。貪外虛內之失。則一而已。程子說。不得以天下萬物撓己。己立後。自能

了得天下萬物。今自家一箇身心。不知安頓去處。而談王說霸。將經世事業。別作一箇伎倆商量講究。不亦誤乎。答呂子約

示諭必先盡心知性。識其本根。然後致持養之功。此意甚善。然此心此性。人皆有之。所以不識者。物欲昏之耳。欲識此本根。亦須合下。且識得箇持養工夫。次第而加功焉。方始見得。見得之後。又不捨其持養之功。方始守得。蓋初不從外來。只持養得。便自著見。但要窮理工夫。互相發耳。答何叔京

涵養。則其本益明。進學。則其智益固。表裏互相發也。此語甚佳。但所引三傳語。自始學以至成德。節次隨處可用。不必以三語分先後也。蓋義理人心之固有。苟得其養。而無物欲之昏。則自然發見明著。不待別求。格物致知。亦因其明而明之爾。今乃謂不先察識端倪。則涵養箇甚底。不亦太急迫乎。答林擇之

原此理之所自來。雖極微妙。然其實只是人心之中。許多合當做底道理而已。但推其本。則見其出於

人心而非人力之所能爲。故曰天命。雖萬事萬化。皆自此中流出。而實無形象之可指。故曰無極爾。若論工夫。則只擇善固執。中正仁義。便是理會此事處。非是別有一段根原工夫。又在講學應事之外也。如說求其放心。亦只是說日用之閒。收斂整齊。不使心念向外走作。庶幾其中許多合做底道理。漸次分明。可以體察。亦非捉取此物。藏在胷中。然後別分一心出外。以應事接物也。答廖子晦人之一心。萬理具備。若能存得。便是聖賢。更有何事。

然聖賢教人。所以有許多門路節次。而未嘗教人只守此心者。蓋爲此心此理。雖本完具。却爲氣質之稟。不能無偏。若不講明體察。極精極密。往往隨其所偏。墮於物欲之私。而不自知。近世爲此說者。略無豪髮。近似聖賢氣象。正坐此耳。是以聖賢教人。雖以恭敬持守爲先。而於其中。又必使之卽事卽物。考古驗今。體會推尋。內外參合。蓋必如此。然後見得此心之真。此理之正。而於世閒萬事。一切言語。無不洞然了。其白黑。大學所謂知至意誠。孟子所謂知言養氣。

正謂此也。

答項平父

夫人無英氣。固安於卑陋。而不足以語上。其或有之。而無以制之。則又反爲所使。而不肯遜志於學。此學者之通患也。所以古人設教。自灑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必皆使之抑心下首。以從事於其間。而不敢忽。然後可以消磨其飛揚倔強之氣。而爲入德之階。今旣皆無此矣。則唯有讀書一事。尚可以爲攝伏身心之助。然不循序而致謹焉。則亦未有益也。故今爲賢者計。且當就日用閒。致其下學之功。讀書窮理。則細立課程。奈煩著實。而勿求速解。操存持守。則隨時隨處。省覺收斂。而毋計近功。如此積累。做得三五年工夫。庶幾心意漸馴。根本粗立。而有可據之地。不然。終恐徒爲此氣所使。而不得有所就也。答孫仁甫

欲速好徑。是今日學者大病。向來所講。近覺亦未免此。以身驗之。乃知伊洛拈出敬字。真是學問始終日用親切之妙。近與朋友商量。不若只於此處用力。而讀書窮理以發揮之。真到聖賢究竟地位。亦

不出此坦然平白。不須妄意思。頓悟懸絕處。徒使人顛狂粗率。而於日用常行之處。反不得其所安也。答胡季隨

學者之志。固不可不以遠大自期。然觀孔門之教。則其所從言之者。至爲卑近。不過孝弟忠信持守誦習之間。而於所謂學問之全體。初不察察言之也。若其高第弟子。多亦僅得其一體。夫以夫子之聖。諸子之賢。其於道之全體。豈不能一言盡之。以相授納。而顧爲是拘拘者。以狹道之傳。畫人之志。何

哉。蓋所謂道之全體。雖高且大。而其實未嘗不貫乎日用細微切近之間。苟悅其高而忽於近。慕於大而略於細。則無漸次經由之實。而徒有懸想跂望之勞。亦終不能以自達矣。故聖人之教。循循有序。不過使人反而求之。至近至小之中。博之以文。以開其講學之端。約之以禮。以嚴其踐履之實。使之得寸則守其寸。得尺則守其尺。如是久之。日滋月益。然後道之全體。乃有所嚮望。而漸可識。有所循習。而漸可能。自是而往。俛焉孳孳。斃而後已。而

其所造之淺深。所就之廣狹。亦非可以必詣而預
期也。故夫子嘗以先難後獲爲仁。又以先事後得
爲崇德。蓋於此小差。則心失其正。雖有鑽堅仰高
之志。而反爲謀利計功之私矣。仁何自而得。德何
自而崇哉。答林退思

以持敬爲先。而加以講學省察之助。蓋人心之病。不
放縱。卽昏惰。如賢者必無放縱之患。但恐不免有
昏惰處。若日用之間。務以整齊嚴肅自持。常加警
策。卽不至昏惰矣。講學莫先於語孟。而讀論孟者。

又須逐章熟讀。切已深思。不通然後考諸先儒之
說。以發明之。如二程先生說得親切處。直須看得
爛熟。與經文一般。成誦在心。乃可加省察之功。蓋
與講學互相發明。但日用應接。思慮隱微之間。每
每加察。其善端之發。慊於吾心。而合於聖賢之言。
則勉厲而力行之。其邪志之萌。愧於吾心。而戾於
聖賢之訓。則果決而速去之。大抵見善必爲。聞惡
必去。不使有頃刻悠悠意態。則爲學之本立矣。異
時漸有餘力。然後以次漸讀諸書。旁通當世之務。

蓋亦未晚。今不須預爲過計之憂。以失先後之序也。若不務此。而但欲爲依本分無過惡人。則不惟無以自進於日新。正恐無本可據。亦未必果能依本分無過惡也。答林伯和

承諭及從事心性之本。以求變化氣質之功之說。此意甚善。然愚意此理初無內外本末之閒。凡日用閒涵泳本原。酬酢事變。以至講說辨論。考究尋繹。一動一靜。無非存心養性。變化氣質之實事。學者之病。在於爲人而不爲己。故見得其閒一種稍向

外者。皆爲外事。若實有爲己之心。但於此顯然處。嚴立規程。力加持守。日就月將。不令退轉。則便是孟子所謂深造以道者。蓋其所謂深者。乃工夫積累之深。而所謂道者。則不外乎日用顯然之事也。及其真積力久。內外如一。則心性之妙無不存。而氣質之偏無不化矣。所謂自得之而居安資深也。豈離外而內。惡淺而深。舍學問思辨力行之實。而別有從事心性之妙也哉。答李伯諫

大抵學者專務持守者。見理多不明。專務講學者。又

無地以爲之本。能如賢者兼集衆善。不倚於一偏者。或寡矣。更望虛心玩理。寬以居之。卒究遠大之

業。

答孫季和

程子曰。涵養須是敬。進學則在致知。此二言者。體用本末。無不該備。誠用一日之功。當得其趣。不然。空抱疑悔。不惟無益。反有害矣。夫涵養之功。則非他人所得與。在賢者加之意而已。若致知事。則正須友朋講習之助。庶有發明。不知今見讀何書。作何究索。與人論辨。惟毋欲速。又無蓄疑。先後疾徐。適

當其可。則日進而不窮矣。向見前輩有志於學。而性猶豫者。其內省甚深。下問甚切。然不肯沛然用力於日用閒。是以終身抱不決之疑。此爲可戒而不可爲法也。答丁仲澄

聖門立言制行。自有規矩。非意所造。乃義理之本然也。故日用之閒。內主於敬。而行於義。義不擇。則不精。不精。則雖其大體不離於道。而言行或流於詭妄。則亦與道離而不自知矣。故曰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而孟子養浩然之氣。亦必曰是集義所生。

者。答江隱君

學者先須置身於法度規矩中。使持於此者。足以勝乎彼。則自然有進步處。如孔子之告顏淵。以非禮勿視。聽言動。爲克己之目。亦可見矣。若自無措足之地。而欲搜羅抉剔於思慮隱微之中。以求所謂人欲之難免者而克之。則亦代翁代張。沒世窮年。而不能有以立矣。答潘叔昌

聞之程夫子之言曰。涵養須是敬。進學則在致知。此二言者。實學者立身進步之要。而二者之功。蓋未

嘗不交相發也。然程子教人持敬。不過以整衣冠。齊容貌爲先。而所謂致知者。又不過讀書史。應事物之間。求其理之所在而已。皆非如近世荒誕怪譎。不近人情之說也。答陳師德

無事靜坐。有事應酬。隨時處。無非自己身心運用。但常自提撕。不與俱往。便是工夫。事物之來。豈以漠然不應爲是耶。答林德久

子約之言。蓋爲近之。而主一無適者。亦必有所謂格物窮理者。以先後之也。故程夫子之言曰。涵養必

以敬而進學則在致知。此兩言者。如車兩輪。如鳥兩翼。未有廢其一而可行可飛者也。世衰道微。異說蠡起。其閒蓋有全出於異端。而猶不失於為己者。其他則皆飾私反理。而不足謂之學矣。答孫敬甫敬之與否。只在當人一念操舍之閒。而格物致知。莫先於讀書。講學之為事。至於讀書。又必循序致一。積累漸進。而後可以有功也。答孫敬甫心有不存。物何可格。然所謂存心者。非拘執係縛。而加桎梏焉也。蓋嘗於紛擾外馳之際。一念之閒。一

有覺焉。則即此而在矣。勿忘勿助。長不加一豪。智

力於其閒。則是心也。其庶幾乎。答或人

持敬致知。實交相發。而敬常為主。所居既廣。則所向

坦然。無非大路。聖賢事業。雖未易以一言盡。然其

大槩似恐不出此也。答孫敬甫

其未發也。敬為之主。而義已具。其已發也。必主於義。

而敬行焉。則何閒斷之有哉。答何叔京

答楊庚書。論存心明理。主敬窮理。兩段意好。然無總攝。却似相反。使人不知所先後。要之須說二字交

相養互相發。而操存者爲主。乃分明耳。答何叔京

問致知以明之。持敬以養之。此學之要也。不致知則難於持敬。不持敬亦無以致知。曰二者交相爲用。固如此。然亦當各致其力。不可恃此而責彼也。程

允夫

人之有是身也。則必有是心。有是心也。則必有是理。若仁義禮智之爲體。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爲用。是則人皆有之。而非由外鑠我也。然聖人之所以教。不使學者收視反聽。一以反求諸心爲事。而必

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又曰博學審問謹思明辨而力行之。何哉。蓋理雖在我。而或蔽於氣稟物欲之私。則不能以自見。學雖在外。然皆所以講乎此理之實。及其浹洽貫通而自得之。則又初無內外精粗之閒也。世變俗衰。士不知學。挾冊讀書者。既不過於誇多鬪靡。以爲利祿之計。其有意於己者。又直以爲可以取足於心。而無事於外求也。是以墮於佛老空虛之邪見。而於義理之正法度之詳。有不察焉。其幸而或知理之在我。與夫學之不

可以不講者。則又不知循序致詳。虛心一意。從容以會乎在我之本然。是以急遽淺迫。終已不能浹洽而貫通也。嗚呼。是豈學之果不可為。書之果不可讀。而古先聖賢所以垂世立教者。果無益於後來也哉。道之不明。其可歎已。

鄂州州學稽古閣記

向者妄謂自立規程。正謂正衣冠。一思慮。莊整齊肅。不慢不欺之類耳。此等雖是細微。然人有是身。內外動息。不過是此數事。其根於秉彝。各有自然之則。若不於此。一一理會。常切操持。則雖理窮玄奧。

論極幽微。於我亦有何干涉乎。弘毅之云。雖聖賢所示之要。然恐其閒更須細密。方有實用功處。不然。則所謂只作一場話說。務高而已者。不可以不戒也。若必謂有所見。然後有所主。則程子所謂未致知而不在敬者。是為敬有待於見乎。見有待於敬乎。果以徒然之敬為不足事。而必待其自然乎。

答方耕道

大學次序。亦謂學之本末終始。無非已事。但須實進得一等。方有立脚處。做得後段工夫。真有效驗爾。

非謂前段工夫未到。卽都不照管後段而聽其自爾也。聞道方是理會得爲人底道理。從此實下工夫。更有多少事。豈可便謂都無餘事。但到此地。卽所見不差。真有廣居可居。正位可立。大道可行。向上自然有進步處耳。答方賓王

聖賢教人下學上達。循循有序。故從事其閒者。博而有要。約而不孤。無妄意凌躡之弊。今之言學者。類多反此。故其高者淪於空幻。卑者溺於見聞。佞佞然未知其將安所歸宿也。答沈有開

古人爲學。只是升高自下。步步踏實。漸次解剝。人欲自去。天理自明。無似此一般作捺紐捏底工夫。必要豁然頓悟。然後漸次脩行也。曾子工夫。只是戰兢臨履。是終身事。中間一唯。蓋不期而會。偶然得之。非是別有一節工夫。做得到此。而曾子本心。漸向。必欲得此。然後施下學之功也。答包詳道

大抵爲學。只是博文約禮兩端而已。博文之事。則講論思索。要極精詳。然後見得道理。巨細精粗。無所不盡。不可容易草略放過。約禮之事。則但知得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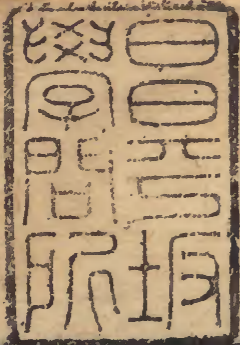
要如此用功。即便著實如此下手。更莫思前算後。計較商量。所以程子論中庸未發處。答問之際。初甚詳密。而其究意。只就敬之一字。都收拾了。其所謂敬。又無其他玄妙奇特。止是教人每事習箇專一而已。都無許多閒話說也。今詳來論於當博處。既不能虛心觀理。以求實是。如論易詩處是也。於當約處。乃以引證推說之多。反致紛擾。如論求其放心。而援引論說數十百言。不能得了。只此便是。放其心而不知求矣。凡此之類。皆於鄙意深所未安。竊謂莫若於此兩塗。各致其極。無事則專一

嚴整。以求自己之放心。讀書則虛心玩理。以求聖賢之本意。不須如此周遮勞攘。枉費心力。損氣生病。而實無益於得也。答呂子約

所謂反身自認存真合體者。以孔子克己復禮。孟子勿忘勿助之說。驗之。則亦未免失之急迫。而反與道為二。大抵天人初無閒隔。而人以私意自為障礙。故孔孟教人。使之克盡己私。即天理不期復而自復。惟日用之間。所以用力。循循有序。不凌不躐。則至於日至之時。廓然貫通。天人之際。不待認而

合矣。今於古人所以下學之序。則以爲近於傀儡而鄙厭之。遂欲由徑而捷出。以爲簡易。反謂孔孟未嘗有分明指訣。殊不知認而後合。揠苗助長。其不簡易而爲傀儡亦已大矣。某竊以爲日用之閒。無一事一物。不是天真本體。孔孟之言。無一字一句。不是分明指訣。故孔子曰。吾無隱乎爾。又曰。天何言哉。而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夫豈平日雜言常行之外。而復有所謂分明指訣者哉。答江元道

觀浮圖者。仰首注視而高談。不若俯首歷階而漸進。蓋觀於外者。雖足以識其崇高鉅麗之爲美。孰若入於其中者。能使真爲我有。而又可以深察其層累結架之所由哉。自今而言。聖賢之言。具在方冊。其所以幸教天下後世者。固已不遺餘力。而近世一二先覺。又爲之指其門戶。表其梯級。而先後之。學者由是而之焉。宜亦甚易而無難矣。而有志焉者。或不能以有所至。病在一觀其外。粗覘彷彿。而便謂吾已見之。遂無復入於其中。以爲真有而力



究之計。此所以驟而語之。雖知可悅。而無以深得其味。遂至半途而廢。而卒不能以有成耳。答林正夫
 鄉道之勤。衛道之切。不若求其所謂道者。而脩之於已之為本。用力於文詞。不若窮經觀史。以求義理。而措諸事業之為實也。蓋人有是身。則其秉彝之則。初不在外。與其鄉往於人。孰若反求諸已。與其以口舌馳說。而欲其得行於世。孰若得之於已。而一聽其用。舍於天耶。至於文章一小伎耳。以言乎邇。則不足以治已。以言乎遠。則無以及人。是亦何

所與於人心之存亡。世道之隆替。而校其利害。勤懇反復。至於連篇累牘。而不厭耶。答汪叔耕。以上文集三十八條

皇朝通志

外紀卷之二

三

文化甲戌

